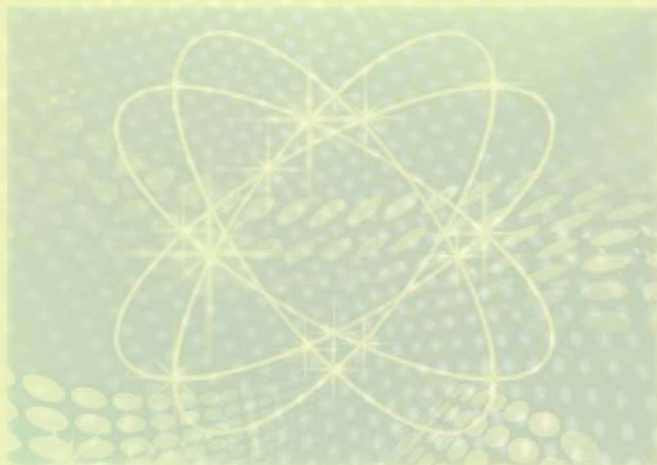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刘婷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刘婷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 / 〔俄〕屠格涅夫 著；刘婷 编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8(2009.4 重印)

(被遗忘的世界名著)

ISBN 978-7-80094-898-5

I. 贵… II. ①屠…②刘… III. 中篇小说—俄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46 号

书名贵族之家

著者屠格涅夫

责任编辑门书文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全 20 册)

目 录

贵族之家.....	1
阿霞.....	177
初恋.....	229

贵族之家

1

春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季节，一团团飘浮在空中的云朵被晚霞映照成绯红色，给这个美丽的黄昏平添了一副动人的画卷。

省城O市近郊的一条街上，有一幢漂亮邸宅，在宅子敞开的窗前……（故事发生在1842年），坐着两位老年人：其中一位年龄在50岁左右，而另一位却已年届古稀。

两人之中年纪小一点儿的叫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金娜。她的丈夫在世时曾做过省城检察官，当年也是众所周知的杰出人物，为人热情、果敢，但同时性情急躁易怒，刚愎自用。不过他离世已近十年了。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但由于出身寒微，所以早就懂得开拓自己前程和积攒家财的必要。他仪表不凡，聪明，在乐意的时候还相当温存可爱。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被他深深吸引最后嫁给了他。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出嫁前姓彼斯托娃）儿时就失去双亲，曾在莫斯科住过几年，就读于一所贵族女中，后来回到离O市五十俄里的世家领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与哥哥和姑妈住在一起。不久后她的哥哥便迁到彼得堡供职，开始为他的事业前程打拼，他对待姑妈和妹妹相当苛刻，这种情况直至他突然离世，才宣告结束。由于哥哥没有继承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便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但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在和卡里金结婚的翌年（他只用了几天就征服了她的心），波克罗夫斯科耶被用以换成了另一处产业，那里没有庄园，也不够漂亮，但收益却相当不错；与此同时卡里金在O市买进了一份房产，便和妻子乔迁到城里定居下来。

其实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心里不止一次为失去美好的波克罗夫斯科耶而惋惜，那里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成了她心中美好的记忆；不过她没有反对丈夫的决定，她对他的聪明睿智从不怀疑。结婚十五年后，当他撇下一子两女离世而去的时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对自己的屋子和城市生活已经非常习惯，已经不想离开O市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年轻时是个妩媚动人的金发女郎，如今虽已年过半百，身体虽然有点发福，不如年青时那样眉清目秀，却依然风韵犹存。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即使到了成年，仍有贵族女中学生的气质；她任性娇惯，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容易生气，甚至伤心落泪。但是只要她事事如意，也没有人顶撞她，却又是非常和蔼可亲和热忱殷勤的。她家境相当好，主要不是她继承所得，而是因为丈夫生财有道。两个女儿和她长年相伴；儿子则在彼得堡最好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

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下的老太太就是她的姑妈，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彼斯托娃，玛丽娅曾和她一起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度过几年寂寞的村居岁月。她为人孤僻，对任何人都直来直去，即使手头非常拮据，她的举止也会让人觉得她家有万贯似的。因为容忍不了已故的卡里金，所以当侄女儿嫁给他时，她就离开他们，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在一个农民家的茅屋里过了整整十年。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年事虽高，却拥有一头乌黑秀发，目光敏锐如故；她小小的个子，尖尖的鼻子，走起路来步履轻捷，腰背笔挺，说话伶牙俐齿，毫不含糊，嗓音清脆而响亮，总是戴一顶白包发帽，穿一件白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没事总是叹什么气？”

“是这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道，“天上的云彩多好看哪！”

“你该不会为这些云彩叹息吧！”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盖杰奥诺夫斯基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利索地拨弄着一副毛线针说道，（正在编织一块毛线围巾）。“他应该和你一块儿叹气，否则又要胡说八道一通。”

“您怎么老是对他那么苛求！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受人敬重的人。”

“受人敬重的人？！”老太太责备道。

“他对我已故的丈夫是那么忠心耿耿！”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至今只要想起我已故的丈夫，他还是满怀深情的。”

“够了！是你丈夫把他从烂泥浆里揪着耳朵拖出来的。”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抱怨说，手里的毛线针动得更快了。

“看上去样子倒挺恭敬老实，”她又开始说，“头发全花白了，可是一张嘴，不是胡编乱造，就是说别人坏话。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其实呀，他不过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没有行为失检的时候呢，姑妈？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也不会说法语；不过他这个人啊，倒是挺讨人喜欢的，听不听随您的便。”

“是啊，他老是亲你的手来着。连法语也不会说——这才是天大的灾难！我自己法语也说不太好。他最好哪一种外语也不说，只要不说谎话就行。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

上望了望，又说道，“你那个讨人喜欢的人正走着呢。细长的样子，活像一只鹤！”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整了整头上的鬓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冷笑地望着她。

“你头上是什么，大概是一根白头发吧，我的妈呀？你得教训教训你那帕拉什卡，怎么也不看清楚。”

“姑妈，您怎么总是……”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懊丧地嘟囔着，一面用手指敲着安乐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盖杰奥诺夫斯基到！”一名面颊通红的小厮从门外跑进来尖声尖气地通报。

2

进来的人个子很高，穿一件整整齐齐的常礼服、一条短短的裤子，戴一双灰色麂皮手套，系一条双层领结，一层是黑的，另一层是白的。这个人浑身上下，从端正帅气的面容，梳得溜光的鬓发到走路来没有任何的声响的平跟皮靴，都透出一种彬彬有礼，举止得体的气质。他先向家里的女主人问候，然后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鞠躬致意，接着缓缓地脱下手套，牵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小手。仪态优雅的，接连吻了她的手两下，然后在安乐椅里从容自若地坐下，面带微笑，一面将两只手的手指尖儿互相摩挲着，一面说：“叶丽莎维塔·米哈依洛芙娜好吗？”

“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回答道。“她在花园里。”

“那么叶连娜·米哈依洛芙娜呢？”

“她也在花园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怎么没有，怎么没有呢，”客人拉开嘴唇慢慢翕动着，回答说。“嗯！……请听着，有一条令人大吃一惊的新闻：拉夫列茨基·费奥多尔·伊凡内奇回来了。”

“费佳！”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大声叫起来。“行啦。你别又在这胡说八道，我的老爷子？”

“不是谎话，我亲眼见到他了。”

“可是不知这算不算证明。”

“他身体健康着呢，”盖杰奥诺夫斯基继续说，那样子仿佛没听见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的那句话，“肩膀更宽了，而且满面红光。”

“强壮起来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慢慢吞吞地说，“看样子，他怎么还结实得起来？”

“就是说嘛，”盖杰奥诺夫斯基回答说，“换一个人处在他那种境地怕是没脸见人啦！”

“这又为什么？”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的话头。“有这样荒唐的道理吗？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乡来了——您叫他到哪儿去？他错在哪儿啦？”

“如果妻子行为有失检点，女士，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丈夫的不是。”

“那是因为你，老兄，自己还没有结婚，才会这么说。”

盖杰奥诺夫斯基略显尴尬地微笑了一下。

“请恕我冒昧的问一下，”沉默了一会后他问道，“这么漂亮的围巾是打给谁的？”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迅速瞥了他一眼。

“给那个人，”她回答说，“这个人从来不说人是非，不要滑头，更不说谎话，要是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告诉你，对费佳我最了解；他只有一件事不对，他不该娇惯自己的老婆。不过他是恋爱结婚的，这些恋爱缔结的婚姻什么样的麻烦事没生出来呀，”老太太一面站起身，斜过眼去瞟了一眼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补充说，“现在，我的老兄，你爱说谁就说谁吧，当然说我可以；我要走了，不会来打扰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起身走了。

“看吧，她每次都这样，”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目送姑妈走开，说道，“每次！”

“毕竟是那么大年纪的人啦！有什么办法呢！”盖杰奥诺夫斯基说。“她总是说：不要滑头。可如今谁不要滑头？这是社会风气问题。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而且我告诉您，他的地位也不低，他常说：现在连母鸡走近谷粒都要滑头——明明一心想着谷子，却装作没事似的从旁边走过的样子。我看您的样子，我的夫人，您的脾性真像天使一般；请把您雪白的手给我。”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勉强地一笑，把自己胖乎乎的小拇指叉开的手伸给盖杰奥诺夫斯基。他吻了吻这只手，她则把椅子挪近他，微微欠过身，压低声音问道：“那么您见着他了？他真的没事儿，身体健康，内心也是真的高兴？”

“高兴，没事儿。”盖杰奥诺夫斯基悄声回答。

“您有听说他妻子在哪儿吗？”

“前些时候在巴黎；最近听说搬到意大利去了。”

“说实话，费佳的处境太尴尬了；我不知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事实上，不幸的事谁都会碰到；可他的事，却闹得全欧洲都沸沸扬扬啦！”

盖杰奥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啊，是啊。听说她跟演员、钢琴师，还有，听那边的说法，跟狮子和野兽都结交上啦。完全不知道什么是……”

“我为他感到万分难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按血缘关系，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知道，他是我的远房侄儿。”

“我当然知道。跟你们家有关的事情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怎么会呢？”

“那么您认为他会来拜访我吗？”

“我想他会来的；不过听说他打算回乡下家里去。”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抬眼望着天空。

“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正如我想的，我们女人的言行举止真该非常检点才是啊！”

“女人也可分不同的种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非常不幸，就是有这样的女人——骨子里就水性杨花……这与年纪也有关；从小的教养也很重要。（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蓝方格手帕，开始展开它。）是的，这样的可不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拿起手帕的一角依次擦自己的眼睛。）一般来说，如果这样考虑，也就是说……唉，城里灰尘大得惊人。”他打住不说了。

“Maman, Maman, ”一个洋娃娃般漂亮、十一岁左右的小女孩边跑边喊进了屋，“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骑着马上我们家来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站了起来；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身来，而且鞠了一躬。“向叶连娜·米哈依洛芙娜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他说。为礼貌起见他走到角落里捂着他那长长的笔挺的鼻子，开始擤鼻涕。

“他那匹马可好了!”小女孩继续说道,“他刚才在篱笆门边对我和丽莎说着向门廊口走去了。”

传来了马蹄的嗒嗒声,街上出现了一个长相帅气的骑士,身跨一匹健壮的枣红马,在敞开的窗户前停了下来。

3

“您好,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骑士用中气十足的嗓音高声说。“您喜欢我新买的马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走到窗前。

“您好,Woldemar!啊,多漂亮的马!您向谁买的?”

“向马匹采购员……被他敲了一笔,那个强盗。”

“这马叫什么名儿?”

“奥尔兰德……这个名字太没文化了;我想改个名儿……Eh bien, eh bien, mon gar con……看你多么不安分啊!”

马儿打着响鼻,四个蹄子橐橐地踩着碎步,摇晃着满口白沫的脑袋。

“连诺奇卡,摸摸它,没事的……”

小女孩把手从窗口伸出去,但是奥尔兰德猛地举起两个前蹄向一旁窜去。骑士神态自若,用小腿夹紧马肚子,朝马脖子上抽了一鞭,不管马匹怎么抵抗,还是把它停在了窗口。

“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赶紧不迭地说。

“连诺奇卡,摸摸它吧,”骑士回答说,“我是不会允许它放肆的。”

小女孩又将手伸过去,轻轻地碰了碰颤动着的马鼻子,奥尔兰德不住地颤抖着,咬着马嚼子。

“可以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高声说，“现在请下马，到屋里来。”

骑士矫健地调转马头，用马刺一刺马，在街上一阵小跑便走进了院子。不大一会他已手挥马鞭，从前厅的门里走进了客厅。同时在另一扇门的门口出现一位身材纤瘦、年方十九的黑发少女——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长女丽莎。

4

刚才我们向读者介绍的那位青年人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潘申。他在彼得堡，任内务部特派员。他是因为一桩临时公务来到O市，听从省长松奈伯格将军的调遣，他是省长的远亲。潘申的父亲是一名退役的骑兵上尉，赌场的高手，一双眼睛深情款款，但脸上却没精打采，嘴角老是神经质地抽搐；他一辈子混迹于上流社会，出入于两京的英国俱乐部；大家普遍认为他古灵精怪，办事不太牢靠，然而是个亲切可爱、可以与之交心的人。别看他事事机灵，却几乎长期处在贫困线上，只留给独子一份没有前途的小产业。不过他倒也按自己的方式规划着儿子的教育：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法语说得很出色，英语说得也很好，德语则说得非常糟糕。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对有身份的人而言德语说的好是件丢人的事，但是在某些场合，多半是寻开心的时候，说上几句德语是可以的，就像在彼得堡的巴黎人形容的那样，*C'est même très chic*。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自十五岁起就已经开始自由地出入随便哪一家的客厅，高高兴兴地转上一会，转得差不多时便及时告退。潘申的父亲为儿子介绍了许多关系；在洗牌的间隙，或大满贯得手后洗牌的当儿，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向某一位爱好技术性牌戏的重要人物提一提自己的“伏洛其卡”的机会。从自己方面来说，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依奇在尚未取得大学毕业生的

学位之前，就已结交了一些年轻的豪门子弟，并成为豪华邸宅内的座上客。

人们倒是很乐意接待他；他相貌不凡，英俊潇洒，妙趣横生，而且身强体壮，对一切都应对自如；哪里需要，他会毕恭毕敬，举止得体；哪里可以，他会粗鲁放肆，任意妄为；真是个百里挑一的伙伴，un cha——rmant gar con。因此他朝思暮想的领域向他敞开门户。潘申不久就领会了掌握上流社会诀窍的秘密；他会真心实意地对上流社会的行为规范表示崇敬；他也会带着玩世不恭的傲慢态度去做荒唐事，还摆出一副对一切重大事情都毫无兴趣的样子；他的舞跳得极好，穿英国式的服装。在短时间内他被称为彼得堡最可爱、最机灵的青年人之一。潘申确确实实非常机灵——一点不比他父亲逊色；同时他又充满才气。他样样在行：唱起歌来娓娓动人亲切动听，画起画来一蹴而就，会写诗，上台演戏惟妙惟肖。他如今才二十八岁，却已当上宫廷的侍从。论官阶已经很高了。潘申对自己，对自己的才智和见识非常自信；他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开足马力；他在人生路上一帆风顺。他已学会如何迷倒众人，无论老少，同时他认为很了解别人，尤其是女人：他对她们平素的弱点了如指掌。作为一个对艺术相当熟悉的人，他觉得自己身上有一股热情、某种强烈的兴趣和激情，因此放纵自己去做出各种荒唐的行为：纵酒作乐，结交上流社会之外的各色人等，显得游刃有余，自然大方。但他内心却是既冷酷又狡猾，即使在他狂喝暴饮的时候，他那机灵的棕色小眼睛时刻都在警戒着，窥探着；这位勇敢、自由自在的年轻后生永远不会失控，也不会完全忘情。若论他的长处，应当说他从来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一到O城，立即就拜访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府邸，不久在这间屋里就熟同家人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对他喜欢得不得了。

潘申优雅地向在座的各位一一欠身致意，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和丽莎维塔·米哈依洛芙娜握了握手，轻轻拍了拍盖杰奥诺夫斯基的肩膀，随后转过身，捧住了连诺奇卡的脑袋，吻了吻她的前额。

“您骑这么凶悍的一匹马不害怕吗？”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问道。

“怎么会呢，我的马非常温顺；告诉您，我怕的是：我怕和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打普烈费兰斯；昨天在别列尼曾家里他让我输得一塌糊涂。”

盖杰奥诺夫斯基发出了轻细、谄媚的笑声：他讨好的是一个来自彼得堡、前途远大的年轻官吏，省长的宠儿。在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多次交谈中，他常常提到潘申杰出的才能。在他看来，这样的人不夸还能夸谁呢？年轻人跻身于上层社会，春风得意，论工作简直称得上楷模，而且没有半点恃才傲物的样子。同时，在彼得堡人们都认为潘申是一员干练的官吏：他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谈到自己的工作只不过一笑了之，就如上流社会人士对工作轻描淡写一样，其实事情是他干的。上司最满意这样的部下；他本人十分确信：只要他想，将来便可当上大臣。

“您说我叫您输得一败涂地，”盖杰奥诺夫斯基说，“可是上个星期谁赢了我二十卢布？还有……”

“好厉害的嘴，好厉害。”潘申温和地打断他的话说，但是语气间稍稍带有几分轻蔑的漫不经心的意味，他向丽莎走去，没有再去理会他。

“我没能找到《奥伯龙》的序曲，”他说道。“别列尼岑娜只会说大话，说她拥有所有的古典乐曲，其实她也只有波兰舞曲和华尔兹舞曲，不过我已经写信到莫斯科去了，过一个星期您就会有这首序曲

了。还有，”他继续说，“昨天我写了一首浪漫曲；词也是我写的。我给您唱唱怎么样？我想让你评价评价。别列尼岑娜认为这首曲子妙极了，可是她的话不太可信，——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不过我想还是过会儿再唱好。”

“为什么过会儿？”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插进来说，“怎么现在不唱？”

“好的。”潘申面露某种阳光明媚的笑意说道，那笑意会在他脸上突然出现，也会瞬间散去；他用膝头推了推椅子，坐到钢琴前奏上礁个和弦，便一板一眼地唱起了下面一首浪漫曲：

云海苍茫万仞巅，
一轮皓月浮云间。
清光一泻三千丈，
疑是波涛涌九天。

君如月影长相随，
心海似潮寄情思。
此恨绵绵无休止，
悲欢乐惟君知。

愁绪满怀情难消，
相思无语恨绵绵。
佳人不识相思苦，
冷月无声在九霄。

潘申怀着特殊的情感和力量唱完第二节；磅礴的伴奏声道出阵阵起伏的波澜。随着“佳人不识相思苦”一句，他轻轻一声叹息，垂下了眼睑，歌声也低沉下来——于是 morendo 了。最后一个尾声落下，丽莎对它的旋律大加赞赏，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好极了”，盖杰奥诺夫斯基禁不住叫喊起来：“太棒了！歌词和曲子都棒！”连诺奇卡怀着童稚的崇敬心情看着歌手。总之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年轻的蹩脚的新作无不大加赞扬。但在客厅门外的前厅里站着一位刚到的人，他已上了年纪。尽管潘申的浪漫曲婉转动听，但从他低首俯视的脸部表情和耸动的双肩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个人在前厅顿了一下，用一块厚厚的手帕掸走靴子上的灰，突然眯起眼睛，默默地闭紧了双唇，弯起本来就够驼的脊背，慢慢地步入客厅。

“啊！克里斯托弗·费奥多雷奇，您好！”潘申抢在所有人之前，首先大声招呼，说着从椅子上霍地站起身。“我没想到您在这里，——有您在场我可不敢唱我的曲子。我知道您不喜爱轻音乐。”

“我没听前(见)。”进来的人用很烂的俄语说道，同时向在场的所有人欠身致意，不知所措地在房间中央站定。

“莱姆先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您来给丽莎上音乐课啦？”

“不，不是给丽莎费耶特·米哈依洛夫娜，是给叶莲·米哈依洛夫娜上课。”

“哦！那也好。连诺奇卡，和莱姆先生一起到楼上去！”

老人正要走，潘申叫住了他。

“克里斯托弗·费奥多雷奇，上完课请您不要走，”潘申说，“我和丽莎维塔·米哈依洛夫娜要合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呢。”

老人轻轻地咕哝着什么，潘申还在用蹩脚德语说个不停：